

“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四九三十六……”当代人耳熟能详的九九乘法口诀，早在1800年前就被古人刻在了砖上。1981年在广东深圳南头红花园3号东汉墓出土的“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乃是深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即使砖上40个数字歪扭堆叠、“七”字写错开口方向，“四九”的顺序有些错乱，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文物界的地位——揭开了岭南早期文明的一角。

这块曾轰动一时的“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面世历程颇为跌宕，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初被发掘出土。在成为“明星文物”之前，被笼统地称为“泥巴砖”。好在考古工作者们耐心细致，最终在一层泥巴下面发现了它。

深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来自东汉

□陈燕



“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正面。

泥巴砖

首块砖刻乘法口诀正式问世

“土里有古董！”1981年，一个寻常的秋日，在深圳市南头红花园基建工地，一名正开展推土作业的施工人员敏锐地察觉到，眼前泥土里的这块砖，可能是文物。

当地的文化站站长刘均雄闻讯后赶到现场，并当即判断出这块砖是古墓砖。随后，经过层层上报，原广东省文化厅派遣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现文物考古研究所）进驻南头，并由原深圳市文化局配合，展开抢救性发掘。

里面盗洞密布，“大墓都只剩下一些碎陶片”，那时刚结束其他文物考古工作的杨耀林，晚队员一步赶到现场。他是中山大学首届考古专业毕业生，他介绍：“那个年代砖室墓十有九空，尤其是汉墓。”加之岭南地区的酸性土壤性质，墓内随葬品受损严重，“人骨、棺槨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铜镜都腐蚀严重”。

尽管如此，考古队员们依旧按照考古程序科学发掘。经过一个半月，南头红花园共发掘出一座西汉墓、八座东汉墓，以及一批东晋、南朝、唐、宋、明、清的墓葬，出土文物数百件。

至此，红花园阶段性考古工作告一段落。作为工作队最年轻的考古人员，杨耀林留守到最后，负责现场的清理打扫。前辈杨豪叮嘱他，凡有字迹、纹饰的墓砖，都要采集带回。

杨耀林清晰地记得，那天阴雨连绵，墓砖粘附淤泥，“看得模模糊糊”。尽管稍有疑议，他还是将墓砖全部打包，运回当时的临时博物馆——位于深圳深南中路与上步路交叉路口东北角一片荔枝林中的两间铁皮房。

此后，随着特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历史遗迹被发现，还没来得及清理这堆“泥巴砖”，杨耀林又无缝衔接地投入到新的考古工作中。

直到七年后，南头红花园出土文物进入最后整理阶段，这次考古中最重大的发现才浮出水面。

“这上面竟然有乘法口诀！”杨耀林在清洗一块来自南头红花园3号东汉墓的砖块时发现，原先被淤泥盖住的文字，竟然是“九九歌”！他激动万分，并连忙报

告时任深圳博物馆馆长黄崇岳，“当时两人都高兴坏了。”随后，博物馆还特意邀请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前来共同研究。

自此，首块砖刻乘法口诀正式问世，其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深圳博物馆资料显示，该铭文砖长37厘米、宽17厘米、厚4厘米，呈青灰色，两面都有模印的菱形网格纹。在其中一面右侧约三分之一处，纹饰被抹去，改刻上乘法口诀。口诀分为两行竖刻，左边为“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右边行文“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四九三十六”。

岭南文明

1800年前乘法口诀已应用于生活

“字应该是趁着砖坯未干就刻上去的”，深圳博物馆藏品保护部的周加胜博士说，发掘的墓砖质地很硬，局部表面烘烤成玻璃状釉层，说明经过了900℃~1200℃以上的煅烧，“如果制作完再刻字，则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块砖上40个数字歪扭堆叠，排成两列，写下它们的人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写错的“七”字仿佛在和原本的自己照镜子，“三九”“二九”“四九”的顺序也有些错乱。但它们的出现，揭开了岭南早期文明的一角，令考古专家如获至宝。

“应该是一个工匠，在制砖时随手拿起树枝刻画。”作为古墓的发掘者，杨耀林表示，基本身的规格不高，并非士大夫等高官所有，因此造墓之人应该是一般的民间工匠。

也正因如此，“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的问世，其实是汉代九九算术普及的见证，说明早在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深圳地区民间已经广泛学习和应用乘法口诀。

这也使得“南蛮之地”“文化荒漠”的说法站不住脚。杨耀林表示，“早在1800年前，岭南民间就通过乘法口诀进行日常生活的运算，这正是高度的文化体现。”

文化的流动，带来文明的进步。解放前出土的敦煌、居延汉简上也曾有九九残口诀发现，如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清理出九九口诀残简多枚。杨耀林认为，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上的九九口诀，到深圳出土的砖刻乘法口诀，彰显了九九之术在汉代已经西至边塞，南达海滨，广为流传。也正是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加速了东汉时期数学、天文等学科的发展。

而算术之外，这一时期南北方在各个方面都交流密切。杨耀林介绍，彼时，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已经可见一斑。这一说法，从南头红花园、西乡铁仔山等汉墓出土的其他文物亦能实证。小到猪、狗、鸡、鸭等家畜、家禽配置，大到水井、炉灶、楼房等仿地面建筑模型，“中原有的，我们这里也有”，甚至“铜镜的纹

饰、工艺都一样。”

不仅如此，东汉亦是岭南地区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据《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统计，原来地广人稀的岭南地区，在东汉期间却不同于全国人口的减退趋势，实现了人口净增长，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南海（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两郡的人口增速尤为可观。

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带动制砖业的发展，并对先民的丧葬文化产生影响。杨耀林介绍，在西汉前期，岭南地区流行土坑墓，墓型简单。至东汉后，开始出现砖室墓，墓室呈T字形、中字形、十字形、卍字形等，室内还分甬道、前室、耳室、棺室、后龛等部分，结构复杂。而此次红花园考古发现的9座古汉墓，除开2座土坑竖穴墓，其余均为典型的砖室墓。

镇馆之宝 曾入选“全国文物精品展”

“深圳考古，催生了深圳博物馆”。据杨耀林说，1980年在小梅沙、蛇口和1981年在南头的两次发掘，共获得文物800余件。也正是为了确保重要文物的安全，展示深圳厚重的历史文化，才有了今天的深圳博物馆。

1981年10月，深圳博物馆批准成立。1984年2月，场馆建设开始启动。1988年11月，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建成开馆。“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作为重大发现，成为馆内展示的首批文物。2008年12月，历史民俗馆建成开馆，深圳博物馆迈上新台阶，“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依旧稳居镇馆之宝的宝座。

“实物展出后，黑乎乎的，不细看，看不见乘法口诀。”周加胜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展示国宝的魅力，深圳博物馆还专门设置拓片，将砖上的九九歌拓印于宣纸，方便游人观看。也有不少中小学生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大家对于《九章算术》的渊源、古代数学的发展，兴趣盎然。

自面世以来，“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一直是深圳博物馆的“明星文物”。1993年，作为深圳本地出土文物的唯一代表，“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入选“全国文物精品展”，赴上海博物馆展出。2020年，乘法口诀砖触网，上线“bilibili”视频网站，在“云端”和网友见面，讲解员黄佳妮神情并茂，向网友介



“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侧视。

绍铭文砖的形状、特点，并引用东野鄙人向齐桓公进九九之术的故事，讲述古代乘法口诀的流传。2021年，在建馆40周年之际，深圳博物馆策划特别节目“跨越40周年：文物会说话”，“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再次以音频的方式，以“声”会友，一年多来，已有超过万名听众收听。

40余载未解之谜 “无名”铭文砖到底写了啥？

“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深圳考古的黄金年代。”

杨耀林告诉记者，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掀起了经济建设高潮。伴随着一个个推土建楼的工程展开，各类揭秘岭南早期文明的文物，纷纷出土。

杨耀林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南头红花园考古的一个半月内，实现了两大收获。除“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他还“意外”收获了一对元代褐彩开光牡丹纹梅瓶。

他回忆，那日午后，在红花园古墓发掘之余，刚吃过饭正准备出门溜达，想起南头后海一带也在大兴建设工程，到处都堆放着挖出的沙土。他便拉上同事刘均雄，一起往海边走去，决定进行文物调查。

“我们就在翻过的土那里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突然，一个在沙坑里露出色彩的物件，吸引了杨耀林的注意。他跑上前去，俯身查看，并用考古小铲将覆盖的泥沙扒往两边，一对彩绘的梅瓶就此浮出“沙”面。

据考证，这对梅瓶为元代海康瓷窑产品，是广东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陶瓷艺术佳作。

一次考古，两个重大发现。“九九乘法口诀”刻文陶砖与元代梅瓶的出土，令杨耀林欣喜。然而并非所有的考古都如此顺利，南头红花园的古墓发掘给杨耀林带来了荣耀，也自此埋下了一个谜。

“还有一个宝物，但是上面的字，认不出来。”原来，与乘法口诀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铭文砖，但他问遍了周围所有专家，无人能解密所刻之字。因为并无结论，杨耀林也没敢将这块“无名”铭文砖写上考古报告。

从1982年正式从广东省博物馆调至深圳博物馆，再从1984年开始担任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随后又担任馆长，杨耀林的生活被博物馆的建设、运营占据，那块铭文砖，便一直放置在库房，至今成谜。

退休后，杨耀林的闲暇时间开始充裕起来，他再次想起了那个四十余年前埋下的谜。而后，他向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的一些专家请教，想一探究竟，却均无所获。

如今，年过古稀的杨耀林，想起此砖，仍满是遗憾。他依旧期待着，那个解密之人的到来。 文图均据南方都市报